



庄
锡
华

斜阳旧影

文化艺术出版社

庄
锡
华

斜阳旧影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斜阳旧影 / 庄锡华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7

ISBN 7 - 5039 - 1891 - 8

I. 斜… II. 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4697号

斜阳旧影

庄锡华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8,656

1999年7月北京第1版 199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 - 5039 - 1891 - 8 / I · 800

定价: 16.80元

序

我初识南京，距今已四十六年。那时我刚在杭州完成大学学业，来到南京工作，顿觉反差很大。西子湖畔，随处秀美清丽；而滚滚长江，屹屹钟山，高大结实的挹江门和中华门，无不显得那样厚重粗放。在杭州“饱餐秀色”的我，从南京领略到了另一种美。

此前，我已久闻南京盛名，知道它承载着悠长、丰富的历史，演出过一幕幕令后人不胜激动或唏嘘难已的人生戏剧：有沉郁、壮烈的悲剧，也有幽默、滑稽的喜剧和闹剧。我怎么也不能满足于“厚重粗放”的感受，很想探寻和品味这座古都的历史个性和内在气韵。第一步，就是利用工余时日去凭吊几处古迹。但由于时间很不富裕，所谓凭吊其实不过是走马观花，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又无形之中驱散我思古之幽情，以致做了几年的南京人，可在对它的文化认知上仍少有长进。当时满以为定居于斯，来日方长，今后与它“促膝对话”的机会有的。不意 1958 年因工作调动，匆匆离别。此后四十年间，再到南京的次数虽多得难以记清，然公务在身，行色倥偬，每每连一些老朋友也不及过访，遑论从容阅古览胜。蹉跎至今，垂垂老矣，深入体验南京的愿望始终只是愿望。

有这点因由，看到锡华这本书稿，我分外欣喜。

这是一本写南京历史的散文集，作者状摹金陵风物，钩稽古都遗事，但笔触并不停留于此，常常宛曲向内层延伸，楔入底里。他在写南京，其实是在用历史的眼光深层次地阅读南京。他的“阅读”所得，很有发人深思之处。例如，南京一向被看作不可多得的



风水宝地,甚至有被神话化的嫌疑。“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类,脍炙人口,然而,这块宝地在每次的历史浩劫中都难逃厄运,兵火过处,玉石俱焚,山川形胜不起半点庇护作用。看中这块宝地的帝王们,命运也大抵不济。建都于此的割据王朝,自东晋以下,寿命越来越短促。一心想在此长久“龙蟠虎踞”的主儿们,往往来不及坐热屁股底下的宝座,就被江那边的强邻或旧日臣下掀翻在地,真有点“煞风景”。南京作为古都的这一独特的历史景观应如何解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的头脑里曾经朦胧地闪现过这个问题,却不曾认真去想。锡华在本书中努力探究个个奥秘,使我很感兴趣,读了之后,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至少可备一说,启发别人继续思索。

陆机有言:“诗缘情而绮靡”。浓郁的抒情充盈本书,感人弥深,因而也使读者的审美享受倍增。抒情之中包孕许多感慨,感慨之中寄寓不寻常的见地,乃于绮靡中见深沉。翻开史籍,对忠贞节烈之士的褒扬和对变节贰臣的斥责比比皆是,也许正由于此,作者在这本散文集中没有再为他们多花笔墨,而将视线投向第三种人——遭逢丧乱、遁迹林泉的遗民,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作者似乎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生不逢时、遭际不幸的士子们已经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维护着他们认为应当维护的节操,却受到这样那样的诟病,这是否公平?能不能对他们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苛求?至少别要求他们必须为某个无道君王无谓殉葬。在《商女的挽歌》中,作者视沦落于秦淮河畔的烟花女子为理想人格之化身,用亦哭亦歌的笔调描叙她们颇不平常的身世与经历,展现她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进而索解蕴蓄于她们悲剧命运中的文化内涵。以秦淮烟花为题材的文章,我读过的不算太少;然读锡华的文章,仍感耳目一新。

本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历史人物,作者在勾勒他们的形象时,



熟练地运用多种艺术手段,通过不断变换艺术视角,凸现他们各自的鲜明个性,使千百年前的古人重新活跃于读者眼前。以孙权为例,作者表现这位三国时代的英雄,主要使用侧写法,即利用曹丕与东吴使臣赵咨的对话,层层生发,以当时人的口吻,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孙权的知人善用与多谋善断,其王者风采,跃然纸上。写古人当然离不开史料,但作者不是史学工作者,本书定位于文化散文而非历史教科书,作者无意以史学根底自许,本书不以挖掘史料争胜,这完全在情理之中。或许正惟其如此,作者较少拘囿于史学这一行的规矩,有时对史料倒有敏锐感悟和超常发挥,从历史的事实中追寻到潜在的文化底蕴。例如:南朝宋皇宫中收藏的一批旧器物,成了作者合理揣度生活于遥远时空中的宋武帝隐秘心曲的有力佐证;《追思王谢旧事》在记述王谢望族的有关史实时,贯串了作者对这两大家族由经武、从文到最后衰落这一历史过程的文化思考;作者描叙王安石的曲折经历,则融入了对中国旧时不少文人从胸怀壮志到皈依佛门的心路历程的探索。对于一些已有定评的历史人物,作者也不甘一味人云亦云地固守成说,在有相当根据的前提下努力探求创获新意的可能性。如关于谢安在淝水战役中的作用,作者对通行的说法有所疑惑,循此追踪寻思,果有新的发现。

锡华原先是学哲学的,后来曾从学于我,攻读文艺学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当了编辑。他在编务之余继续勤奋从事本行专业的研究,成果丰硕,论著迭出,颇得同行专家好评。未几,他扩大笔耕范围,除文艺学论著外,又陆续撰写和发表不少杂文、短篇散文、散文诗,虽不能说篇篇成功,但大部分都相当可观,不是平庸之作。老实说,这使我吃惊。我深知他理论功底厚实,研究能力强,又极用功,因此他在文艺学研究领域较快地脱颖而出,成绩斐然,我毫不感到意外;而他还在文学创作上拥有这等文才和诗



情,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我暗暗思忖:此君之潜能未可限量,得作充分地估计。尽管如此,如今读到他这本文情并茂、史理兼寓的文化散文力作,我又一次吃惊了,看来我的“思想准备”还是不足。愿锡华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断奉献出高质量的新成果,倘若因此我还将多次吃惊,我当非常乐意。

1999年初夏,应启后序于苏州

斜
阳
旧
影



目 录

序.....	应启后
回眸秦淮.....	(1)
金陵王业的奠基者.....	(11)
追思王谢旧事.....	(32)
赌徒的重生.....	(52)
生逢乱世的后主们.....	(68)
割据王朝的遗民.....	(87)
寂寞的太子.....	(104)
倾圮基业上的词人.....	(120)
筑城者的心迹.....	(139)
归来的相爷.....	(163)
贡院随想.....	(186)
商女的挽歌.....	(207)
秦淮河畔的隐士.....	(227)
古都的吟者.....	(245)
后 记.....	(269)



回眸秦淮

当我受到鼓励，起意要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定居南京原来已有二十年了。然而二十年前来此求学时南京给我的印象却依然那样清晰，仿佛如在目前。

我所在的学校在市中心的一条老街建业路上。当时改革刚刚艰难起步，城市面貌依旧，建业路那时只是一条窄窄的街巷，四周都是些低矮的民居，灰蒙蒙地挤作一团，让人感到十分压抑。古都都没有激发我的敬意。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那年十月，我们有一个短短的假期。于是大家相约去东郊游览。车子驶出中山门，风物陡变。植被丰茂的钟山，峰峦起伏，道旁松风扑面，空气中似乎一下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成分。当我们来到仍然威风地侍立在旷野中的帝王陵前的石刻面前，当我们看着山脉的怀抱里掩埋着的曾经叱咤风云横行江表的历史人物那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坟堆，仿佛被引领到了历史被创造的那个现场，觉得自己与这些际会风云的人物离得那样地近，好像看到了他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情状，看到了他们登临送目诗酒唱和与高标风节的人生。在这一刻，我的呼吸似乎停止了，心里满是对这些长眠于地下的古人和他们彪炳史册的功业的敬畏。他们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是这座城市昨日的灵魂。

在南京生活久了，自然会经常接触到那些描写金陵的诗文。我发现古人对金陵的题咏，弥漫着诗意的忧郁。“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感伤的根源，原来是一条汇聚了厚重的文化因子的秦淮。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半还过女墙来。

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些诗意境凄迷，深有寄托，诗人们用金陵那些深受文化熏染的风物，去装点他们关于“六朝”的梦。

秦代的南京只是一个名为金陵邑的小镇。传说自从秦始皇发现了此处的王气，召人开凿秦淮，小小的金陵邑便热闹了起来。

秦淮河从南京的东南方向流向城区。一路在武定门外绕城西行，至凤凰台掉头北上，流入长江，俗称外秦淮河；一路则由通济门经桃叶渡进入城南市区，逶迤十里，这就是内秦淮河。内秦淮地区是旧日的欢场，然而正是这片欢场，在展现都市的繁华，推出名目繁多的游戏享乐项目的同时，却也目睹了封建王朝的兴衰，士子们的沉浮和金陵苍生的颠沛流离，乱世男女的悲欢离合。

秦淮河流淌着，它那包藏阴谋的河水，真的销蚀了金陵的王气。

自秦皇东巡，历史已匆匆走过了二千多个年头，如今再回过头来看秦始皇开凿秦淮，虽然，“坑灰未冷山东乱”，他那将王业传之万世的梦想成了泡影，但秦淮果然凿坏了金陵的风水。

秦淮河将长江深蕴力度的汹涌和钟山气势磅礴的雄奇化作风情万种的媚笑，使那些沾上了秦淮水的政治强人，失去了往日英气逼人的风采，变得柔情起来、缠绵起来，终于在河畔醉卧不起。秦淮河浇灌滋养了金陵畸形的王气，也成了埋葬一个个短命王朝的坟地。



龙蟠虎踞的金陵，为何只能孕育短命的王朝和畸形的王业？

江南割据这幕大剧的主角当然是那些划江而治的王者。不过，他们在苟安的日子里感受到的窘迫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在中原失鹿，便扬帆南渡，来金陵落脚。登基的鼓吹余音未息，江淮那里的边报便接踵而至。疲惫的帝王们只好强打起精神忙不迭地打发金陵的子民们去戍守江防。或者要度日艰辛的苍生额外贡献子女玉帛，取悦其实无法取悦的强权。偏安之局成，蹈厉之志消。好不容易将局势稳定下来，惊魂甫定，便一头钻进秦淮河畔的安乐乡里过起了逍遥的日子。割据之主们戎马半生，似乎觉得这个匆匆过往的人世对他们亏欠太多，至此，便一意享福。他们驻足金陵，立即为秦淮河绮丽的风光陶醉了，便在河边大兴土木，将江南的珍玩淑女奇花异草网罗在秦淮河畔的崇阁高楼之中。与破败的残山剩水形成鲜明的反差，秦淮越来越繁华，为士大夫们享乐冶游而建的青楼也越来越多。日积月累，临流梳妆的商女，终于用脂粉改变了秦淮的面貌与性格。如果说，割据的帝王们对畸形的王业只求苟且的话，那么，他们制造绯闻，演绎霓裳羽衣的风流故事却分外地内行。六朝及后来南唐南明的割据之主们，于横刀立马、争衡中原无所用心，但却从秦淮河的歌舞樽前习得了诸般风流本事，一个个成了风月场中的高手。他们玩得心跳，玩得过瘾。东昏侯萧宝卷穷极无聊，便在宫中设市，男女杂处，他自己则甘心扮演一个屠户的角色；陈后主在金陵城中大兴土木，为他的宠妃们建造金碧辉煌的宫殿，颇有艺术天赋的他，又热心于指挥宫女排演御制的《玉树后庭花》，隋兵纷至，景阳魂断，难怪后人要将此曲斥为亡国之音；南唐李煜，一意填词不问苍生，春梦未醒，便作了汴梁之囚，亡国之余，悲悲戚戚，所系念者，不过是旧日时相过从的金陵名姬。秦淮因此背上了恶名。据说，南朝时，士大夫们争效商女，涂脂抹粉，作女人之态。而南唐名士韩熙载在得悉李煜





要他出面来撑持南唐小朝廷的危局时，竟连日拥妓宴乐，颇有心计地用放浪形骸的秽行，对帝王的诏命说不。绵软的秦淮河水早已将在此厮混的男人们淘磨得几乎没了血性。这样，一旦边声四起，小朝廷又能差遣谁去为残缺的王业执戈前驱呢？南朝的帝王们将江山社稷和身家性命全部托付给了一条宽阔的大江，但是，被视为天堑的长江何曾挡住过准备充分的北来征帆？

金陵的帝王们还有佞佛的通病。佛风之盛始于东汉末年，六朝之中又以梁代为甚。据史书记载，当时建康城里注册的僧尼竟达十万。且不说佞佛会耽误梁朝的国事，只就这十万人的衣食花销而言，恐怕也会让雅好佛老的梁武有捉襟见肘的困窘！“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奉佛的庙宇壮丽得让人眩目。但只要一想到当时战乱频仍中的江南百姓经受的痛苦，人们也就很难为六朝佛教文化的这种失去理性的繁盛叫好。那个开国又亡国的梁武帝，不仅亲自设坛讲经，还数度舍身寺庙，要他的大臣们掏腰包为他赎身。失人心者失天下。六朝的统治者“不问苍生”，媚事鬼神，对佛祖百般讨好，便一定会开罪金陵城里的百姓。当东吴在上游的战争中频频失利，孙皓要金陵的士子们同赴武昌、为他的王业效命时，后者毫不客气地高叫：“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喊声中包含了一种毫不掩饰的快意。他们终于有机会向昏暴的帝王们吐出一口郁积很久的恶气。而当他们或被献俘阙下，或被废身死的时候，那些养尊处优供奉多时的菩萨们的脸上，依然漾满了痴痴的笑意。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社会动荡，往往又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割据分裂，对安邦治国人才的需求会变得更为迫切，从而为那些满腹经纶、又极想有为的人杰，提供尽情表现其才能的机会。割据王朝的京城中，曾经聚集了无数当时的精英。试想，如果没有中原板荡，司马睿仓皇南渡，又怎么会有现在的人们所熟知



的王导?同样的,如果符坚听从臣下的劝告,停止南征,又怎会有谢家的辉煌?

割据的形势和昏庸的帝王,形成南朝独特的政治形势,这种形势又为培养政治强人准备了绝好的社会条件。南朝的帝王们于马上得天下,半生征战,对边境上频繁发生的战事渐渐有了倦意。他们在秦淮河畔的温柔乡里歇下马来,就再也不愿去战场过栉风沐雨的生活。因此,当江淮那边边报频频的时候,被秦淮河畔的美人们缠住了身子割舍不下儿女之情的帝王们就不得不将赖以起家的军队,交由他们的将军去指挥。战争是割据时代的特有景观,而战争又是培养新的政治强人的温床。南朝政治生活中的那些强人大多通过战争的锻炼脱颖而出,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先是在江淮募兵,尽情表现他们不俗的军事才能。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便率领着大军班师而归,屯驻阙下。于是,边患方消,内乱的祸根却因此被深深地种下,南朝的政局立即陷入新的动荡。其时各代的陆沉,多数情况下,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的僭夺。战争中涌现的政治强人很自然地成了南朝政坛上的新星。他们呼风唤雨,八面威风,并不掩饰问鼎神器的野心。此时金銮殿上的那个即将成为后主的皇帝,早已成了一场政治阴谋中的玩偶,而和平的“禅代”,总是掩盖不了狰狞血腥的杀戮。

割据的年代,需要武备。但是,有意思的是,六朝的帝王们一脱下戎装,便喜好斯文。萧衍便是他们中的代表。他能征惯战,却又痴迷诗文。登基之后,便热心地与那些文采风流的臣下唱和,于是上行下效,蔚为风气。文人墨客恭逢其盛,施展出自己的诸般本事,或以诗歌邀誉,或以文章干人,务以才调取悦于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虽然文学创作中掺入了不少功利目的,但他们的创作热情和争新出奇的追求,却推波助澜,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文



化的繁荣。王导子侄辈们的书艺,谢安谢玄后人别出新声的诗歌,沈约对诗歌韵律的探索,刘勰对文艺实践的理论总结,以及昭明编古籍,定《文选》,人文荟萃,极一时之盛,战乱频仍的六朝竟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盛世,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特别重要的时期。封建时代的京城,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又同时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衣冠人物云集金陵,六朝遂成了后世文人心向往之的时代。鲁迅因称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觉的时代。都说六朝的文学风范是轻靡。但是,我们分明看到该时期人兼收并蓄的美学趣味。他们青睐婉约,也并不拒绝豪放。这一点可以从萧统编《文选》的旨趣中看出。他敬仰屈子,又推崇陶潜。婉约也罢,豪放也罢,只要是“事出于神思,义归乎翰藻”,精诚所至,加以藻饰,他都照收不误。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宽阔的大江终于敌不过人类的决心。霓裳舞破,金陵瓦解,辉煌的业绩如何经得起血与火的洗礼,终于委弃在钟山脚下,化作萋萋芳草中隐约可辨的一堆断壁残垣。只有钟山依旧,秦淮依旧。“六朝文物草连空”,数百年间创造的有形的文化全都毁于一旦,地下出土的东西如此可怜,又怎能彰显那个令人为之惊叹的时代?幸运的是,那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段中形成的文化风习却被保存了下来,并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受到人们的珍视。

王朝的更迭,给集合在秦淮河畔的衣冠人物带来了精神的磨难。他们与那个逝去的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他们虽然没能决绝地离去,却对新王朝并不认同;同样的,作为遗民,新皇们对前朝臣子的政治忠诚也满怀疑忌。不少人便因王朝的鼎革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那样卓越,那



样优秀，本可以有所作为，展示自己的平生抱负，却因政局的动荡，被无情地排除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之外，生命还时时受到威胁。人生的遗憾还有胜过于此的吗？拿王谢家族来说吧，这两个东晋朝的望族的许多风华绝代的后辈不少就死于非命，因此，当东晋南朝落下它那上演了三百年的历史活剧的大幕时，两个如此声名显赫的世家大族，子弟零落，终于在六朝之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奏响了它的凄惨的终曲。“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惺惺相惜，诗人们在感慨世情无常的时候，也为这些江左名士的悲剧命运发出了本于同情的喟叹。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帝王们钟情于金陵的王气，在这里落脚；许多宦游的倦客和高蹈的隐者，也都对这一方水土表达了深深的仰慕之意，纷纷到这里守节或终老。王安石来了，他厌倦了官场中尔虞我诈的险恶，萌生了对金陵旧宅那一堵倾圮的院墙和几茎鲜活的野菜的痴情与依恋。他上书言事，为有所为而来；现在，又数度请辞，为不可为而去。准辞的诏命一下，王安石便匆匆地收拾了行李，由汴入淮，再沿运河南下，水陆兼程，归去的心情是那样急切，不受拘囿的思路早已超越了舟行的帆影和浪迹。王安石对钟山蜿蜒起伏的身姿和扬子江风激浪涌的浩瀚是那样一往情深。金陵风物对于这位遭际独特的游子的魅惑在于：当他目睹了官场的黑暗，饱经了世态的炎凉，破灭了兼济的痴梦之后，巍峨的钟山和宽阔的长江总能让他有一种温馨和安全的归属感，那一方充满浓浓亲情的热土，永远伸张着她的臂膀，全无私心地欢迎她那在异乡落魄飘零的儿女。改革事业有始无终，他的归隐当然算不得什么功成身退，此行只能是一个在异乡深谙了人生三昧的老者来圆一个叶落归根的梦。半山园主人的蹉跎人生，清晰地昭示了这位极想有为的中国士子由志在兼济到皈依佛门的尴尬



与无奈。龚贤来了，在经历了半生漂泊之后，他终于熬不过乡情的煎熬，悄悄地回到金陵，来完成他与画艺的未了之缘。相信，古都的山水，不仅会给他创作的灵感，而且还能对他的不称意的人生进行温情的疗救。袁枚营造随园，在割断了拘牵“性灵”的宦缘之后，来寻求人生的欢乐。他在金陵活得有声有色，获得了他一直渴望得到的自由。历数金陵隐者的行止，他们的情怀总是那么耐人寻味，折射出复杂的世态，牵动着时代的神经。体察他们各有隐衷的心曲，会自然地将我们引领到那个际会风云的年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回眸秦淮，文德、来燕诸桥犹存，而朱雀古渡却因内秦淮的壅塞而略无影踪可寻。秦淮涛声依旧，却再也听不到旧时不绝如缕的笙歌和青年男女的调笑。佳丽们哪里去了？弹指二千年，在风月场中沦落的女子，该有多少？花开花落，殒没在花街柳巷中的年轻生命又该有多少？她们恰像路边的野花，盛开时，引起一阵惊呼；凋残时，却不曾得到过人们的注意，哪怕是轻轻的一声叹息。不仅如此，在文人墨客们那足可诛心的笔下，她们还要为六朝王业的短促负责。然而，明末中原板荡，江山易手，满嘴道义的读书人却因自己的宵小行径，在青楼女子们生命的壮烈面前显出了人格的鄙下和灵魂的苍白。这些可敬可爱的青楼女杰们，虽然为身世所迫，不得不卖笑卖身，但她们的操守人格却超越了被蹂躏的躯壳，一样获得了重生。秦淮凭吊，在融入了浓浓的情感的凝视里，依稀能从波纹涟涟的河水中见到商女们的啼痕。长歌当哭，如果文章能作心香，我极愿以此来祭奠她们那令人钦敬的灵魂！

湮灭在漫长岁月里的是多少人的遗憾；经过岁月磨砺留存下来的则是王朝兴废的感慨。

诗人们为这里匆匆登台又匆匆消逝的王业，为士大夫们的悲剧命运感慨，而引动我思绪的还有那些在沉重的废墟下被草草掩



埋的小民们的尸骨和他们绝少见于史传的艰难的足印。

在城南瞻园，凡去过太平天国博物馆的人一定都看到了此间陈列的一件巨大的龙袍。质料的精细自不必说，单以刺绣所费，我想也当以斗金计。这龙袍与我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承德的避暑山庄、长春的伪满王宫等处见到的御衣十分相似。可见天王也是皇帝。天子居庙堂之高，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役使子民，理所当然。但是，大凡皇帝在其未入昏愤的循环时，总会生出些什么“生民未有”的矫情，躬行什么吊有忧、贺有喜；遇上天灾人祸，也会拿出些陈芝麻、烂谷子打发那些嗷嗷待哺的饥民。此举颇能迷惑一些善良的苍生。其实，“小惠未遍”，骗不了人的。不过历代都会有一些溜须者，以此吹捧皇帝圣德。然而，只要细想一下，高墙之内，子女玉帛不均属“生民未有”！金陵的割据者，仅拥有东南半壁，以王气的广度与浓度论，怎能与四海一统的帝王相比。但是宫禁之中，却声色犬马诸般俱全，撑持着帝王的门面。后人常以围城之日，割据之主们与军民甘苦与共而褒美他们。但是，我想，当帝王们的餐桌上出现野菜的时候，金陵城里的老百姓大概早已断炊！而城破之时，得填沟壑者，似乎也大都是饥肠辘辘为皇帝们守城的金陵子民。

人们总以为天子脚下该是块王道乐土。对那些京都子民来说，虽不能存着与王侯将相一般安富尊荣的妄想，但至少也可指望仰赖天威，苟全性命的吧！然而，很不幸，分裂割据，战争频仍，只要战端一开，刀兵所指，逆也亡，顺也亡。谁叫你是京都的子民呢？有子女玉帛者，可杀而取之；无子女玉帛者，以其居京都王化之地，难免冥顽，杀之可矣。金陵四郊多荒岗，其中掩埋了多少死得不明不白的冤魂？古都的百姓遭受的最大一次劫难是在本世纪30年代。据说是“友邦”为了在这里开辟一块共存共荣的“王道乐土”。

所幸的是，时代进步了。在本来被视为草芥小民们临难的地

